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其它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其他同志对本研究的启发和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蔡翠凤 日期：18/06/2018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复旦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论文。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作者签名：蔡翠凤 导师签名：张纪总 日期：2017.6.19

[中文摘要]: 20 世纪的欧洲社会已经不再是中世纪时代的基督教王国, 各种新兴思潮不断冲击着基督宗教的教义。比如宗教社会学, 把宗教的经验视为一种非正常的体验。作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天主教学者, 卡尔·拉内力图说明, 人类对天主的体验是蕴涵于人的存在, 而当人完全实现这存在深处的天主的自我通传, 他也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在这样的基础上, 拉内坚持每个人都是天主自我通传的事件, 即使是非基督徒, 当他按照自己的内心去生活, 就在超越上活出了这个召唤。这就是他著名的“匿名基督徒”思想。本文, 力图从天主教神学传统的背景、拉内的哲学观、恩宠与自然本性等方面来展开拉内的思想, 我们可以发现拉内也是继承了天主教神学传统中的一些因素, 他也为当今世界宗教对话中需要的包容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 当然本文也指出了由于拉内强调超验、非范畴的层面, 因而“匿名基督徒”在脱离了各宗教特殊的而可能带来的不足。

[关键词]: 卡尔·拉内 匿名基督徒

[中图分类号]: B976.1

Abstract: The European society was no longer a Christian world in 20th century and a variety of new theories challenged Christian doctrine in many ways. For instance,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sees the experience of religion as one far from normal. As one of the leading Catholic theologians in 20th century, Karl Rahner claims the experience of transcendence contains in people's existence. A man will not be a true man until he realizes it. Based on this assumption Rahner makes his well-known words man is the event of God's self-communication. He insists when a man, even though he is not a Christian, acts according to his conscience, he lives out this God's self-communication. From this aspect, man in this category is called anonymous Christian. In this article, I will try to introduce Rahner's theology on non-Christian from his theological tradition, philosophical assumption, as well as his 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ce and nature. We can find Rahner not only inherits some

traditions of Catholic theology, but also gives a theoretical ground for religion inclusivism. At the end of this thesis, I will the deficiency of neglecting the special religious experience in a religion in Rahner' s understanding.

Key words: Karl Rahner Anonymous Christian

引言

天主教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开幕演说中对与会的主教们说：教会信仰宝库中过去的信理的实质（substance）是一回事，而这信理的实质的表达则是另一回事。教会随后的训导文献以及现代越来越多的神学家认识到，信仰的表达受到历史、文化乃至地理因素的限制。正是对这些条件的认识，使得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在教会论与对非基督徒的神学观点上作出了与过去有所区别的表述。至今，这些表述还被看做是天主教在1960年代转变的重要表现。作为参与了大会的神学探讨工作，以及在梵二后活跃于天主教神学界的著名神学家，卡尔·拉内神父在非基督宗教和“匿名基督徒”的论述为大家所熟知。然而匿名基督徒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它牵涉到拉内对恩宠的看法，对基督在非基督宗教中的角色等等其他的问题，只有明白了它与恩宠、天主与人的存在关系时，我们才能更完整地理解匿名基督徒，而不是只停留在这个名字的简单解释上。所以，本文就希望从拉内神父的所在天主教教会“教会之外无救恩”的诠释开始，再从他的哲学基础进入他对恩宠、本性的讨论，在恩宠的先天基础上再讨论他的“匿名基督徒”。

第一章 “教会之外无救恩”

要理解拉内神父，乃至梵二会议在天主教对非天主教的态度上的历史意义，我们就不能忽略神学历史上对“教会之外无救恩”的诠释。这里需要提出的是，天主教神学特别重视圣传（tradition），对任何天主教神学家的讨论中不能忽视教会传统对他们的影响。这里特别需要提的是梵二会议前两次重要大公会议，我们可以引用会议的训导来看这一点。特利腾大公会议《论圣经与圣传的法令》说：“教会明察，这真理与纪律，是被包括在圣经内，以及在有书面（文献）的口传里”¹。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在《天主之子宪章》中重复如此的训导说：“（信德的对象）但人以属神的、公教的信德，所当信仰的是；那包含在天主的、受记载，或受传授的言语中的一切道理，以及那由教会，或用庄严的、或用通常而普遍的训导权，所宣布的令人当信为天主所启示的一切道理”²。因此，我们不能否认，梵二会议，或者拉内神父在神学观点的形成上，或多或少总是受到历史上神学家和教会训导的影响（比如许多对拉内神父的神学著作和观点的评论都注意到托玛斯·阿奎纳的影响）。

因此，首先，我们有必要很简单地回顾神学历史上对“教会之外无救恩”的理解。因为在拉内神父前并没有所谓匿名基督徒这样的名词，相对的在教父时代就讨论教会之外的救赎可能性，而教会之外无救赎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我们可以发现，从字面上单纯的理解这个教会的名言，很容易忽视教会在历史中寻求对救恩问题不断探索的努力，而简化对这句话所能做的丰富诠释。回顾历史，在最初的三个世纪，作为少数，甚至是受到迫害的一群人，基督徒用教会之外没有救恩来劝告或者说警告那些分裂或者持异端立场的人。这里需要特别提一下殉道者尤斯廷努斯(Justin, 约 100-165 年)。在希腊文化盛行的环境下，他思考这样的问题：基督在历史上的一个特定时间点诞生，是否在基督前出生的人们需要为没有机会聆听基督的福音而负起责任呢？他认为，基督是天主的首生者，他也是圣言，这个圣言在全人类身上所体现着。所以，只要人们根据理性来生活，他们就是基督徒了，即使像苏格拉底等这样被基督徒当作无神论者的希腊人也可以如此来看待。所有的人类都分享了圣言——也就是 logos 的行动。³

在四世纪后，基督教逐渐成为了帝国的官方宗教，信仰对所有的人成为的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拒绝教会就意味着失落救恩，这一点在奥古斯丁那里是至为明显的：他认为死亡时未领洗的婴儿与没有接受基督信仰的成年人都无法得到救恩，他们面对的命运是地狱。中世纪的神学家基本坚持这样的进路，教宗鲍尼法爵八世在那著名的《一圣》(Unam Sanctam) 通谕中说：“我们不得不相信，坚持一个圣而公的，从宗徒传下的教会，且我们坚信而坦率承认：在这教会之外，没有救援，没有罪之赦免”，“我们宣布、我们主张，我们断定：服从罗马教宗，为所有人的得救，完全是必要的。”⁴从而把这条道路推向最高峰。

可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条线索，就是神学家对愿洗(votum baptismi)概念的探讨。盎博罗修(Ambrose, 339-397)在为罗马皇帝的葬礼所做的讲道中提到愿洗(因为Valentianan II尚未领洗，是慕道者)，他认为这样的愿望与洗礼除免罪的功效是相同的。中世纪后的天主教经历了耶稣会与杨森主义(Jansenism)在此问题上的系列重要争论。简单的说，后者强调原罪彻底破坏了人的本性，人已经没有内在的、真实的自由意志，而是被自身贪欲或基督恩宠两种力量所主导，同时也重视天主的预定和恩宠。不过他们的观点被教宗克雷孟十一世(Clemens XI)所谴责。耶稣会的白拉敏(Bellarmine)主张即使不是教会的实质成员，却也能够通过成为其一员的愿望而得救。苏亚雷斯(Suárez, Francisco de, 1548-1619)更进一步阐释“愿意信仰”说：

显然没有人是不经过洗礼而成为教会的成员，然而他却可以得救，只是由于有足够的“愿意信仰”的愿望，所以也就是愿意进入教会。现在我们认为，任何有对天主信仰的人，他们真诚为罪忏悔，但是却未领洗，无论他们对基督的信仰是清晰的还是模糊的，也都能得救。

另一条说明这种足够性的话可以在若望福音 1: 9 里找到。教父们理解到这段话意指内心与超越的光照，这种光照普世性地照耀每个人。⁶

可见在耶稣会的神父看来，对每个人都有效的光照让救恩。

由于本文不在讨论这个主题，所以让我们跳跃 400 多年的时间，回顾在 1949 年当时的圣职部给波士顿总主教关于教会之外无救赎的信，所以提到这封信，是因为这是离梵二最近的相关于我们主题的一次教会训导，通过这封信天主教在梵二前的立场可以很鲜明地呈现。在这封信中有这样一句话，“这为人之得救，不是常常需要人，在事实上，（加入教会），成为教会的肢体，但至少需要人，以自己的心愿和期望，来依赖教会。但这种愿望，并不常常该是明言的（Votum explicitum），像那些望教人一样”。⁶这里特别强调了“心愿”和“期望”，基本上这正是属于神学家讨论的愿洗范畴，所以可以说经过几个世纪的争论，教会官方终于首次对苏亚雷斯等神学家对“愿洗”的诠释作出认同的宣誓。

相隔 13 年，梵二会议在 1962 年召开，对非天主教徒所持的态度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介绍：首先，梵二会议首次以教会大公会议的方式宣布，非天主教的基督徒虽然程度不同，但毕竟还是属于基督的教会，从而放弃了过去几百年对新教的彻底否定态度。在《教会宪章》第 8 号说基督的教会在天主教内实现，可以说就是具体展现了这个重要的转变。这也是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宣示，甚至在原先的《教会宪章》草案里也曾再一次确认基督的教会就是等同于罗马天主教会。同时在同一部宪章的 14 号里说，大会相信只有天主教徒才是完整地参加了教会的社团。这样，教会就从过去非此即彼的模式转向了一种程度区别的模式——不同的教会与基督的奥体结合的程度是不尽相同的，其中以天主教处于最为完美的模式。过去对于天主教会而言，其他教会的基督徒的得救只能通过他们成为天主教会一部分的愿望而得以实现，对于梵二的教长们，正因为其他教会团体的性质得到了承认，他们通过各自教会团体的洗礼，就已经成为了基督那一个教会的一部分，虽然可能并不完整。神学委员会对草案修改过程的说明正可帮助我们理解到这一点：

非天主教的基督徒并不是属于具有领洗的愿望的那些人，却是洗礼本身。所以他们不应该被列入与为接受洗礼的人同样的范畴。⁷

同理，其他教会的成员当然也可能因其教会而得到救赎，因为他们中间基督的教会也同样临在与运作着，尽管是不完全的。

其次，非基督徒却是藉着多种途径与教会相关联。梵二《教会宪章》第16号中把这些人分为如下几类：犹太人、穆斯林为代表的其他具有悠久历史的信仰传统、“寻群天主的人”以及“并非自己的过失，非因自己的过失，尚未认识天主，却不无天主圣宠而勉力度着正直的生活”的人们。会议认为这些人都通过不同的方式，比如犹太人对天主诫命的无比尊重等等，来接受天主的恩宠，并且让恩宠在他们的良心起着作用。在神学委员会的说明中，恩宠也无疑具有教会的向度，所以恩宠无形中把他们引向教会，从而使得非基督徒也能与基督的教会相关联。⁸

上面我们很简单地回顾了天主教会在近2000年的历史中对“教会之外无救赎”所做的诠释。无论如何，这样的一条线索是清晰的，即如何安顿那些在教会之外的人在救恩中的角色。到了梵二会议，教会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天主是爱，他的救恩是面向每一个人的。虽然有这样的可能性，可是会议的文献中似乎并没有详细说明教会之外的人的得救是如何可能的问题？梵二后许多神学家投身这个问题的探讨，拉内神父著名的“匿名基督徒”就是其中反省成果之一。当我们把拉内神父的反省放在前述教会在历史中探索的大历史框架中时，我们看拉内神父的反省时才不会是孤立的了。

第二章 “天主与我们同在”

第一节 做为耶稣会会士的拉内

拉内于1904年3月5日出生于德国黑森林弗雷堡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1922年，高中毕业后他就进入耶稣会，在奥地利、德国与荷兰接受哲学、神学培育，在这期间作为天主教修生、神父，他在教会的教育中无疑受到了新士林哲学的熏陶、在海德格尔的课堂上接受现代德国哲学的思想与在耶稣会会士的灵修中学习实践会祖依纳爵的《神操》，这三重影响决定了他的思想进路。1934—1936年他在弗雷堡大学学习哲学期间曾参加海德格尔的讨论班，期间他的哲学进路基本形成。此后，他在因斯布鲁克(Insbruck)大学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并从1937年开始一直在大学教授信理神学直到1984年3月30日去世。其间，他在1962—1965年间担任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神学顾问。他的主要著作有《圣言的倾听者》、《基督信仰的基础》、《神学研究》系列等等。特别是二十多卷的《神学研究》其主题包括神学的各个领域。当然，作为一个耶稣会的神父，耶稣会的灵修始终引领着他的神学思考。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曾写道：

与天主不可思议的接近以及被那把无限、不可想像的自身作为首先与最后的礼物(给我们)的天主所爱，是既可怕又另人欣慰的事情。可是，我们别无选择。天主与我们同在。’

在拉内看来，天主选择了与人类同在，居住在我们中间，人生来就是不可避免地处在这样一个与天主的关系中。从人生而不可避免的与天主的关系成为了我们讨论拉内的起始点。

第二节 拉内神学的哲学基础简介

拉内的神职培育，如同每个天主教的神父，他们从哲学进入神学。这个培育方式是在特利腾大公会议后逐渐成为体系的。与新教所强调的人绝对的败坏不同，天主教强调人类的理性与天主的启示不是矛盾的对立，而是达到真理的双翼。神父培育阶段的设置也是依据这样一个准则，哲学往往为神学打下思辨的基础，所以在他早期的哲学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拉内从哲学的角度探讨存有，并为将来在神学论题中的自然与恩宠、乃至匿名基督徒的理论埋下伏笔，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从存在论通向神学的道路。所以在介绍拉内的神学思想

前，我们先简单看一下他是如何以哲学的进路说明无限存有与人类的存在是人类与生俱来“不可避免”的。

一般认为拉内是走先验进路的多玛斯主义，所以要理解拉内的神学思想——对本文而言就是他的非基督宗教神学，就要先了解在拉内的哲学、神学体系中先验的涵义。在多玛斯的士林哲学中，说存有（Ens, Being）的超验属性，是指存有的属性对每一个存在，无论是现实的存在还是潜在的存在，都是有效这样一个层面而言的。所以，在士林哲学中超验概念并不是对一个特定的存有范畴，却是超越所有的种与类。¹⁰在这个意义上，士林哲学所主张的存有的超越属性：一、真、善，是指这些属性对任何存在都是有效。在中世以后的西方哲学，特别在康德的哲学中区分了超验与先验，对于康德超验并不是侧重对所有的存在都有效，而是强调超越经验之外，比如天主的存在、至福等问题，不是在经验的范围内所能得到答案的。而先验则是指使得知识成为可能的条件，他们构成人类的认识，而非对象。海德格尔的哲学中在分析人类存在的时候先验更是具有了一种人类学上的含义。拉内的先验概念正是受到了这些哲学家的思想的影响。拉内在《圣言的倾听者》第五章谈到这个先验的意思：

什么是认识者得以认识特性——尽管它只被经验为某一个别事物的特性——的这种无限性所具有的先验条件？我们在这里所问的先验条件是这样一种条件，它在认识主体中应先于（a priori）个别认识和抽象而存在，它是两者得以成立的先行条件。¹¹

所以，先验是那样一种超越、外在于可见、可触摸的事物。美国著名的天主教学者 Francis Fiorenza 指出，在拉内的著作中，先验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中侧重多有不同，所以在理解的时候更好的方法不是严格地把这个概念作为哲学词汇，而是把它与人类生存处境与宗教的、生活的体验相联系。¹²这种强调与人类生存相联系就是拉内所主张的先验人类学。在拉内眼中，人类学是先验，是因为人类不再被当作只是肉体构成的生物体，而是在肉体、生理、心理、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需要之外寻求意义所在，这个先验意味着人的指向超越自己，向着外在最高的存有。正如上面所引用的拉内去世前不久写那段话所表达的，在与天主无可选择的关系中，神圣的临在成为我们人类存在的构成（constitutive）部分，即使不是每个人都能真切体察到这样一种或许是隐蔽的临在，可是那就是天主的恩宠的自我通传（self-communication），在这个基础上拉内的“匿名基督徒”理论得以建立。所以匿名基督徒的根基就是拉内的

哲学超验的人类学，他正是在哲学人类学中寻找天主的启示与恩宠的根源，在他的哲学论述中，拉内一再强调在人类的知识与自由中来看超验，在如此的超验中与天主的关系即是隐蔽的却又是人类视域的必需。他的神学始终初在启示下这样一种人类经验的神学幅度。换言之，拉内是从他的基本存在论过渡到他的基本神学的。

在拉内的基本存在论中有一个重要的词，其表述的含义是对存有的“在先把握”（pre-apprehension，德文是 Vorgriff），从这里奠定他在神学中天主自我通传的基础。在拉内看来海德格尔的哲学中人类存在的超越基础是虚无，拉内无法接受这样的结论，因为在他看来在虚无上建立超越基础是违反因果法则的，而拉内相信知识论必须先讨论使得理智从感觉到知识的先验条件，因为在感觉经验之前有一个真理的准则让人们从感觉进入判断。理智的抽象在具体的事件得出共相，并且显明具体的事件只是共相的一个具体存在的体现，而其本身就隐含了无限性—无限的其他具体存在的可能性。在拉内的哲学思想中，这种确认一个实体只是无限可能中的一个的预设就显示了人先验地对所有可知对象的理解（这种先验的理解也是抽象与判断成为可能的条件）。所以，在先把握是“以其觉知延伸于尚待认识的事物”，“其中包含着人的认识之可能对象的整体”¹³，“逾越个别对象向着‘更多东西’运作的先在把握”
拉内进一步指出这种对存在的先在把握如何为每个单个存在的事物的认知提供了条件：

在先把握是精神向着所有可能客体的绝对广沿面所作的自我动态运动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先验地随着人的本质的形成而产生的。通过在先把握，个别对象总是在认识之绝对观念的视野之中被认识到，因此，它也就总是被置入所有可知事物的有知觉的空间之内。由于特别对象被认为是有限的，于是，特性的规定性便被把握为本身更为广阔的东西。在先把握是作为认识可能性之前提条件，在对此一个别客体的认知之中出现的。”¹⁴

单个的有限的存在必然是导向超越的存有，这种对存有的超验把握，拉内认为，在先把握本身并不是知识对象，而是一种视域，在其中对象为人所认知，属于认知主体的结构，正是这样的主体结构的普遍有效性使得拉内称之为超验的经验。换个角度，拉内认为我们也可以说，思考存在的时候其前提也必然是存在的可认知性，如果判断达到一个存在自身，那理智就具有把握所有可能

的知识的形式结构，理智的形式或先验的有效性从而得以确立，也就可以说存在与知识的可能对象是同一的。

拉内同时主张这种经验并不是如海德格尔那样指向虚无，而是导向一个绝对的存有。首先是因为人的认识首先是针对存在，也是针对存有的，所以在先把握也是针对肯定性。其次，在抽象与判断过程中所领会的对象的有限性是在存有的无限性中得以可能的。先在把握是认知有限存在的可能的条件，它向着无边界者运作的在先把握本身便是对有限者之否定，“在她对于有限者的超升之中自然就揭示出后者的有限性”¹⁵。所以它也必然指向存有、纯实现，而非假设虚无。在判断中发生向着存有的运作的在先把握，判断属于人的存在，所以向着无限性运作的在先把握属于人存在的基本要素。绝对存有因为先在把握的无限广沿面得以肯定。“对于一个在者之实在的有限性的肯定要求肯定一个绝对正在之临在作为实现自己的条件，这种肯定在首先认识到有限在者之局限一向着一般在的一在先把握之中将同时得到实现。从此拉内引出作为精神的人（man as spirit）的含义。人作为精神指因着先在把握，人们从开始以存有的视野来认识个别事物，这个绝对的存有在基督宗教的语境中就是天主，一切认识的终极，在这一点上，“人才永远对于天主的绝对存有开放着”。拉内还特意引用了多玛斯《论真理》中的名言：Omnia cognoscentia cognoscunt implicite Deum in quolibet cognitio.（在任何认识中都已经包含对天主的认识）。作为认知条件的绝对存有每一个认知行动中所隐含。我们可以用拉内的一段话来对他的哲学基础做一个总结：

人即精神，这就是说，他总在一种持续不断地向着绝对者的自我伸展中，在对天主的开放中度过他的一生。对于天主的开放性是人之所是、人之所必须是以及甚至在最徒劳无益的日常生活中仍旧是的那个东西的可能性条件。不管他是否明确知道这一点，不管他是否愿意，因为他对于天主永远保持着一个有限者无限的开放状态。¹⁶

总之，对存有的先在把握不是一个独立于主体之外的知识对象，而是使得经验成为可能的条件，它向人类所有的经验先验地开放，先在把握中呈现的绝对存有就是天主，不是人类经验对象的存有，他是人类经验得以产生的无限却又奥秘的视域，人的存在就必然与天主相联系——“天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别无选择”。当我们达到这个无可避免的存有的时候就完成了对他哲学思想的简介，进入基督宗教的天主的同时也就走入神学的思考。

第三节 恩宠与本性

在简介拉内的生平时，我特别提到了作为耶稣会的神父，圣依纳爵的《神操》一如对每一个耶稣会神父那样，构成了拉内个人宗教经验的核心部分。神学家从活生生的信仰体验中经验基督，体会与天主的关系，从而把这样的体验在理论中体现出来，所以，《神操》无疑是他神学思考的源头之一。Hugo Rahner 认为，《神操》中所体现的倾向更接近于思高神学。因为与安瑟莫的神学强调的基督这个真人真天主在十字架上代全人类赎罪的进路不同，思高神学认为基督是创造的终结与高峰，天主为了基督而创造了世界，在圣言的降生成人中完成了他的创造。《神操》所以要实践者在默观基督的生活中寻找天主的旨意，体现在《神操》中有两条路径，它们并存而不排斥：一是天主进入人类（kenosis），二是人类因而对天主回复与开放，再进入天主（ecstasis/transcendence）。这两条路的结合就体现在依纳爵那有名的祷词：天主把他自己与我们分享，而我们藉由交纳我们的自由、理智、意志与记忆来回复他。”¹⁷这两条路径中天与人相遇，在拉内的神学中自然与恩宠、基督论就是从两个方面开显了这样的途径。下面，具体来解释拉内神学中的自然本性与恩宠，再看恩宠之下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关系，这样就自然进入著名的“匿名基督徒”。

对于拉内，由于本性的完成是恩宠的给予，所以本性与恩宠的总问题是没有恩宠的本性是否可能。拉内肯定经验自我与经验天主。在前文所论述的拉内哲学中我们已经看到无限的存有是人类的视阈，从神学的角度来表达的话就是拉内说的，经验自我是经验天主的可能性条件，经验自我的历史就是经验天主的历史。因为这个时候主体才是一个完整的位格，而不是一个个零碎的组件。当人经验到自我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他自己完全展现于无限者之前，并从而发现经验自我与经验天主是双向不可分离的，缺少任何一种经验就会使得人生发生偏差。

拉内对恩宠与本性的分析起自对当时天主教神学中两种他认为不够全面的倾向的批评。这两种倾向源自士林神学本身的发展中面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与基督宗教的神学的矛盾所做出的回答。对亚里士多德，本性是内在潜能的自我展现，而基督宗教中这种本性的展现是指向天主的无限之爱，指向荣福直观，而不只是内在潜能。士林神学必须问内在潜能是如何使人达致天主的。而士林神学本身在两种方案间徘徊。第一，人是天主的肖像，人的本性能够接受恩宠，

所以即使天主白白给予的恩宠是在人的本性之外的，也多少与本性有着联系，这种人类与生俱来接受恩宠的能力被称为本性的愿望（*desiderium naturale*），如此推论人的最终是指向与天主的合一的。可是其中的困境在于为了不让这样的愿望落空，天主就必须把恩宠白白给予人类，面对这样的困境，士林神学产生了另一个概念顺从的潜能（*obedential potency*），不同于本性的愿望，它不能沟通本性与恩宠，它是被动接受恩宠的本性，其本身并不必然地包含人接受恩宠的能力。最后成了天主恩宠置于其上的基础，人的本性被认为是被恩宠提升了的本性。

这两种具有张力的神学进路具体体现拉内的讨论背景中。一种是当时在神学教科书中流行的观点，拉内称之为外在主义，这样的观点似乎肯定人能够限定出自己的本性范围。在士林神学中，由于神学本身的追求系统化的特征，恩宠按照其特性可以划分多个种类，比如常恩与现恩，受造与非受造恩宠等等。拉内的起点就是士林神学对恩宠的理解，他认为恩宠就是让人得以成义并由此表现善行。可是拉内也发现在士林神学的发展过程中恩宠被排斥在意识的领域之外¹⁸。换言之，是通过信仰的教导，人们多少能认识到超性恩宠

（*supernatural grace*），可是这种超性恩宠本身是在人们的意识以外。天主的启示让人得以认识这样的恩宠，人们就只能通过善功或者圣事来取得这样的恩宠¹⁹。如此人类的道德与理性被等同于“本性”，本性与恩宠自然被人为地二分，互相之间的关联被降低到最小的程度。从本性到恩宠的进路中，不可避免地本性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它只能被动地接受恩宠的提升。恩宠必然成为一种外在于人的存在的东西，这个就是拉内所称的外在主义

（*extrinsicism*）。在外在主义的观念下，人的本性必然被分割为两个部分：与外在于人的意识绝然无关的“纯粹的本性”和被信仰提升了的本性。如此，人类在经验自我的同时就无法经验到那非受造恩宠本身一天主。

第二种是新神学的思潮，他们走向另一个极端，主张恩宠与本性的关系是本性就是为恩宠而创造，没有了恩宠与就不可能去认识本性，本性在恩宠内获得最终的命运。其代表人物吕巴克，他认为在外加于本性的恩宠模式中，恩宠被从人类内心拔除。通过他对中世纪神学的研究，他认为，在多玛斯那里，人类灵魂排除了享见天主的可能性，便没有终极的幸福，所以多玛斯的神学是天主的恩宠远超过人的本性，人类的本性本身指向超性的生命，也就是荣福直观。他同时认为，这种人类本性为恩宠而创造的观念的低落，其后果就是神圣与世俗的二分，助长了人文主义，再就是自然神论。²⁰可是在拉内看来，这样的神

学观点因为强调本性就是为恩宠而创造的，于是人类内在的对天主的渴望成为本性趋向恩宠的基础，所以纯粹本性在这里是无法定义的，似乎人接受恩宠成为了理所当然，使得基督宗教中天主恩宠那种白白给予的特制隐藏了起来，恩宠与其他受造物的区分似乎是它的普遍有效，而非白白给予，所以与恩宠不能分离而又自我实现的本性是有背离基督宗教传统的危险倾向。

经由对以上两种观点的评论，拉内提出自己的见解，首先从哲学上看，他认为贡献最大的就是马雷夏（J. Marechael），因为他认为人在其内心最深处有着荣福直观的本性愿望（*desiderium naturale visionis beatificae*），这种愿望是构成人的基本条件和人的存在理由。相应地，人只能以罪的代价来否认这种先验的超越性。基于马雷夏的观点，拉内在《恩宠与本性》一文中，他从神学历史与新教神学对话的角度审视后，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当人类活出自己的存在时候；并且，人们尝试去把超越的超性恩宠（不是那种治疗罪的性质的）看作人类具体存在的动力与力量时，人们就能尽力去准确地体验恩宠²¹

拉内坚持超性恩宠是人类具体存在的动力与力量。他回顾神学历史发现，在士林神学的后期，神学家开始过分强调受造恩宠。所谓受造恩宠，“从实体而言，并非天主圣三本身的奥体，而是因其纯爱，给予受造物的一切恩惠。即人在其吸引、召唤中，以整体生命答复、接纳，所作富于创造性、能变化生命的恩惠”²²。拉内首先承认其一定的合理性，可是他也在圣经与教父神学中找到了不同的进路。在保禄与若望的神学中，圣神的居住在人心，并在成义的人中产生了受造恩宠的效果，这样突显了非受造恩宠的优先性。然后拉内把非受造恩宠与荣福直观中享见天主的光荣联系在一起讨论。他说：

*在教宗庇护十二世的《基督奥体》通谕里展现了教会训导权对这个问题的开放。如果正如教宗庇护十二所强调的，恩宠与光荣是人圣化过程中的两个阶段；如果正如古典神学所强调的，光荣意味着天主的自我通传与面向受造物的精神，那么此受造的精神并不是一种靠主动因（*efficient causality*）而产生与天主截然区分的受造或实体，但是天主通过准型式因（*quasi-formal causality*）把自己通传给别人，根据这样展开的话，如此的观念可以更广泛地超越至今人们习惯的神学，而运用到恩宠之上。非受造恩宠将不再只是被灌输*

的常久恩宠的创造的结果。它将被视为恩宠的中心，这样将会更好地解释恩宠的奥迹特性，因为一种纯粹的受造实体永远不可能成为绝对的实体。²³

在上面引文中，我们看到拉内说天主以“准型式因”的方式呈现给人类。这是他探讨恩宠的一个词汇。从荣福直观这个恩宠生活的成果来看，恩宠作为超本性生活的基础，也必须成为直观天主光荣的原则。拉内追随多玛斯的思想，而主张因为对天主光荣的直观不可能是基于受造的范畴，在荣福直观中天主的本质替代了人类心灵中的接受的形象（所谓“接受的形象”—species impressa，是指人在面对实在界，借着五官的运作，在心灵中所得到的不同因素²⁴）。人以自我的范畴是无法直观天主的，所以这样的替代前提是必须的。可是同时，拉内看到天主与受造物之间的这种关系并不是基于两个相关的事物，所以这种在荣福直观中的关系并不能在主动因中求得解决，并因此神学家要避免主张恩宠是来自天主的主动因，这样就避免导致把非受造恩宠本身看作像受造恩宠那样的既是依附性又有超越性。这样的结果就是而只好借助型式因（formal causality）。在为了强调天主的绝对超越性同时，不在恩宠中把人与天主等同，拉内避免说天主是恩宠的型式因，而他在型式因前加了“准”（quasi），成为准型式因（quasi-formal causality）。

在《基督信仰的基础》一书中也可以发现拉内展开过对同样的问题论述。天主使自己成为受造存在的构成原则，可是他并不丧失其绝对的存有上的独立性，他的存在不需要依赖于受造物。而天主自身是白白给予的礼物，他从根本区分于主动因（efficient causality）。型式因本身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其存在的原则是一个主体的构成要素，通过把自己通传给这个主体，在这样的过程中并不产生与自身不同的东西。在恩宠的性质上，天主真正地是人的内在构成原则，他在恩宠圆满的状况中存在。与人类经验到的其他内在而又本质性的构成原因不同的是，在这种内在、构成性的原因保持其本质绝对地不变动与绝对的自由。这种自我通传的可能性只能属于天主所有，他既能够建立与自己不同的事物而不从属于它，他能实现自我通传却也能在通传中不丧失自己。在这过程中，他成为受造物走向圆满的构成要素。²⁵正是从对恩宠的分析中拉内在传统士林神学中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他更多地把焦点转移到这种天主位际性的临在（就是非受造恩宠），而不是限定人的外在习性（受造恩宠），于是恩宠成为人类存在世界中的中心，而非游离在存在边缘的力量：恩宠也不能与人简单分离贯穿人的整个生活，而不只是在圣事中给予的力量。

在肯定了天主是人类恩宠的准形式因，拉内从天主位际性临在于人的存在的角度着手指出，天主藉由他对人的临在使人成为他的答复者，也就是准型式因给予人一种与天主结合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人类超性存在的基本状况

(supernatural existential) 的体现——人的超性就在于天主非受造地临在而产生的倾向。这里的“超性存在的基本状况”是拉内探讨恩宠中的另一个概念。具体来说，超性存在基本状态是一种超验的条件，也正是这样一种条件，天主让人与他的恩宠在历史中相遇，超性存在基本状态是给静态本性的一种恩赐，但是绝不是其最终的完成，它与恩宠一样有着白白给予的性质。

对于超性存在的基本状况这个词，一般认为正是海德格尔哲学中的存在基本状况 (extential) 给了拉内启发。²⁸存在基本状况的特点就是在于它在人的行动前就对人产生着规定性，它揭示了人类的存在结构，比如存在注定的死亡等等。无论人是否清楚地意识到如此的规定性，它总是贯穿在人类存在的每个部分。这样一种存在的基本状况并不是从抽象概念中推演出来的，也不是对具体存在中可有可无的偶然性事实，而是永恒的规定性。拉内的存在的基本状况前加了超性，说“超性”对他而言是因为天主在自我通传中展开了第一步，他把恩宠白白给人类。而说它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是因为这种恩宠是对每个人都有效，并且贯穿于每个人整个生命。因此，超性的存在基本状况是人类存在的视阈。在历史中，规定着人的认识，人类从其存在根本中就注定要与天主恩宠相遇。这种先验的影响，它是人类具体的历史境遇的前提。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人类对天主的渴望是一种生存的经验，深入探求这种渴望的先验可能性，拉内发现这样一种超性存在基本状态体现为人身上的倾向。这种倾向本身就是是一种动力 (dynamism)。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倾向不是亚里士多德那样与生俱来的静态的潜能。它一方面倾向于人类本性的实现 (act) 荣福直观，但是另一方面，又得依赖于这个将达致的实现 (act)，所以恩宠在人类行动中展开之前，它也无法自我呈现出来。某种意义上说，它既是原因又是结果。而且这样的倾向不是真实的实体，而是存在论意义上先于对恩宠的接受。拉内看来人类行动之前所展现的恩宠是根本无法想像的。这点可以用形式因与物质因来做类比。型式因没有物质因是无法存在，可是另一方面，物质因的存在必须依靠型式因来取得形式，所以在肯定物质因的同时也肯定了型式因。这种准型式因与物质因构成了双向的关系可以用来说明人的倾向与荣福直观这一人类本性的实现的关系。所以相应地，天主的自我通传的呈现

开始并不是再去外加一种能力给人，而是通过整个人的倾向，在存在中与天主的恩宠相遇。

基于人类的基本状况，拉内那里本性与恩宠的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澄清。非受造恩宠，也就是天主本身从人的存在进入人生，使恩宠成为人性倾向。当然也在完全恩宠化之下他找到了解释人类超性面向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中一方面，它假设了人类的顺从的潜能作为超验的动力，另一方面，顺从的潜能也属于人类的纯本性。顺从的潜能不再是被动接受恩宠的本性，而是一种积极的对天主的在先理解（preapprehension）；纯本性也不再是亚里士多德那样的永恒的人类本质，或者如神学教科书那样的完全独立在恩宠之外，而是在历史中与恩宠相遇，达到现实（act）。在这样的前提下，没有受到恩宠作用效果的本性其实也就是成了一种理论的假设，由此人类才能在他具体的存在中除去了具体存在后得到的“本性”划清界限。尽管这种抽离具体存在，也就是离开了超性的存在的“纯粹本性”的可能性不能否认。可是，拉内坚持，这种概念性的本性只是一种存留概念（reminder concept）。因为在我们人类现实的经验中与具体的存在秩序中，人总是作为超性的存在，他只能在这样的状态中来反省自我，而不可能从超性存在之外找出一个纯本性。人类不可能经验到这种单纯的本性，也不可能明了天主奥秘中呈现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这种奥秘的呈现就是超性的存在基本状态。另一方面，拉内也主张，这个存留概念也是必不可少的。正如他自己说的“如果人们希望取得一个与人类内在紧密相连并把人导向天主白白给予的恩宠的话，从超本性存在中寻找的本性，它作为一个存留概念是必须且合理的”。

总之，在超性的存在基本状态中，人必须有回复、接受天主的爱的召叫的能力；因而他必须常有这样一种回复召叫的潜能。正由于他是为此而被创造，为被如此召叫而存在于世界上，所以天主的爱被贯注在每个人的身上。而这是每个人身上最为真实与最为重要的部分，成为人的中心与决定其之所是的部分。人作为天主无限之爱的答复者，应该有着接受天主的爱的能力，并成为为此而存在，进入超性存在的基本状况，只有当超本性的存在基本状况有着白白给予的特性时，恩宠也才有白白给予的特性。

第四节 天主的自我通传

在上面的恩宠与本性关系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拉内体系中两者的双向关系。基于这些概念的关联，拉内认为我们除非放弃人类先有受造恩宠，才能接受非受造恩宠这样的观念，不然我们就无法理解非受造恩宠的本质。天主以型式因的方式把自己通传给人类，而这种通传并不是受造恩宠动力的结果，事实上，非受造恩宠先于受造恩宠，而后者作为一种终极倾向，只有当受造恩宠在人身上发生作用后才存在。又由于受造恩宠是终极的倾向，它与非受造恩宠那种物质与形式的关系决定了只有它们一起存在才是可能的。所以拉内坚持，如果受造恩宠被给予了人，那么必然地非受造恩宠以及整个成义的恩宠都通传给了人，于是天主与其受造物在非受造恩宠中结合。这样的结合过程也就是在拉内著作中另一个概念——天主的自我通传。

拉内认为如果我们把本性与恩宠放在一个更广大的架构中来观察那天主对人的开放，那就是他的自我通传（self-communication），而且同样的，天主的自我通传和非受造恩宠一样也是面向所有的人类。在上面对恩宠与本性的讨论中，已经多次出现了“天主的自我通传”这样的词，其实在拉内的著作乃至对他思想研究的著作中，这个词也是最常出现的词汇之一。在《基督信仰的基础》（Foundations of Christian Faith, 下文用 FCF 代替）一书中，拉内用了一个章节（在英语版中共 21 页）来阐述天主的自我通传这个问题。拉内指出，天主的自我通传是“基督宗教理解存在的最核心部分”，可见，在他的思想中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了，他把天主的自我通传作为基督宗教的中心。可以说，在天主的自我通传中天主的非受造恩宠、他对人的呈现，他的创造与救恩得到了展现。

对自我通传的理解，拉内提出人就是天主自我通传的事件（event）这样的主张。拉内在中说：

人是天主自由的、非因人善功而得的、宽恕性的和绝对自我通传的事件（event）。

我们可以把它做为拉内对“自我通传”的定义。这里拉内首先指出了天主的自我通传并不是我们人类经验中那种直接用言语描述自己，甚至对每个人亲自说话。这种自我通传却是“天主让自己成为人的最内部的构成要素”²。这种从人最内部的要素角度来切入的方法，是一个存有论的角度，它触及人的最深层的本质，他相应于“人的最本质存在，人的存在是对他自己呈现的存在（being-

present-to-himself)，并且在自我意识与自由中对自我负责的存在”²⁸。这样人从本源上就是与天主的工作与计划密切相关，而不是后天从外部加诸于人身上的。而所谓“事件”，拉内主张就是人与自我通传的那位的结合，那位给予者本身是礼物，这个礼物让人的超越的方向目标在人的自我内实现。可以说，这样的结合在拉内看来不是远不可及，天主不只是绝对的“他”者，也是在创造中就给予人一切美善的那位。从这样的起点观察，每个人都能在其中经验天主的自我通传。这就是他所说的“人的原初视阈能够成为对象，那个人类不可企及的目标能成为人的完成与自我实现的出发点”²⁹。在 FCF 中，拉内从这样一个“事件”的角度再一次审视了人的超性存在基本状况。从“事件”的角度来看这样一种基本存在状况，他再一次肯定了这种基本状况是内在于创造，且不可能从任何其他事物中推导出来的。这是从另一种角度说明了创造的目的就是神圣者的自我通传。

我们在讨论恩宠与本性的时候说到天主是型式因，他是受造物走向圆满的构成要素。³⁰所以，联系在天主的自我通传概念时，拉内认为对天主自我通传的概念的认识之“关键在于每个有限存在对无限存有和天主奥秘的趋向性的先验的经验”³¹。这样一种人与天主的关系中天主的自我通传不单单是人外在的趋向目标，而是人内在的构成要素，在同时天主做为无限存有依然是绝对的，而不是依赖性的。

在上面这个定义中，拉内所要表达的另一个层面是，这样的自我通传的性质是白白给予的，不是靠人的努力而得来的，其做为给予人类的礼物的特性也是来源与天主做为型式因，如果不是这种白白给予的话，天主是依赖于人的行为，是他做出回应，而不是主动的自我表达。同时他也强调，天主的绝对自我通传“并不是这样一种理论：这只是对他人相区分的一群人是有用的，也就是说只对那些与罪人或者异教徒相区分的受洗与成义的人是有效的”³²。与此相反，拉内的这样一种理论正是从人的存有论的角度出发，从人的本质上入手，所以，其有效性是对每一个人，无论生活在地球哪个角落，生活在哪个年代，那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拉内描述过这样的一种经验：“这种神圣的奥迹不仅是一种无限的判断其意识、世界的远方视阈，也不仅仅是让他惧怕得足以回到日常生活世界的奥秘性事物，而是一种能靠近，从空虚的生活世界中转向的熟悉感的奥迹”³³。

所以，在宗教性一面而言——我们会在下文特别提“匿名基督徒”这个与非基督教紧密联系的拉内特色理论，拉内坚持体会天主自我通传的经验不是一种人在宗教活动中可以清晰明了的决定的经验。它不是在祈祷、礼仪和反省中获得的，它是一种先于此而决定性给予每个人的。原则上意味着对天主的体验在他的自我通传中能够如此普遍地、非显题性（unthematic）、非宗教性得到，只要人真实生活出自己的存在，在任何地方就能发生。”所以每一个人都被认为是天主自我通传的事件，所有的人都是天主恩宠所停留的地点。

当然，拉内也指出，对每个人都开放的天主的自我通传，并不因着其普遍的有效性的许诺而降低其神圣性。拉内说：“因此，这种理解（指天主自我通传是局限在某些人）并不符合本质上超越于本性的超性观念”。也就是说，这种天主因着创造，建立在人心中的超越趋向，由于是普遍于每个人的，这样的神圣性也随着这样的普遍性得到强化。

拉内虽然明确主张天主的自我通传是普遍面向所有的人的，每个人都必须做为天主的自我通传的一个事件来理解，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每个人在自由意志中都全然接受这样的自我通传。延续天主教的传统，恩宠是对本性的完善，它绝对不是代替了自由意志，而且自由意志也不是新教传统那么悲观的理解：它全然受罪的败坏的影响。所以，拉内也给自由意志无疑留下了一个比较大的空间。他认为，天主在创造中留下了空虚（emptiness）部分而等待填补。这种空虚在人内所具有的就是我们在上文中所述及的倾向。一如我们上面对倾向的理解，天主把“事件”呈现人的自由意志之前，而人于是就是站立在天主愿意把自己的启示给予人类的状况之下。在如此的状况下，人作为具体的存在总是从其自身产生这样的挑战：接受或者拒绝这样一种天主的自我给予。在拉内看来，恩宠是天主不断地以位际性的方式走向人类，而不是一种静态的把恩宠从外部灌输到人身上。“事件”的内在性让天主在历史中以位际的方式向人自我通传，而人在历史中接受或者拒绝他。因此，面对如此浩大的天主的自我通传，人在自由中一定是两种回应模式，“是”与“否”。人可以对天主的自我通传欣然接受，拥抱这无限的恩宠，或者拒绝。正如上文所说，天主的恩宠、人的超性存在基本状况要与天主的自我通传结合起来理解，这种对天主的召唤的回答，也必定要与人的存在基本状况联系起来。在这样的理解中人的超性存在基本状况只有在与自由的决断联系在一起时才是存在的。他说：“对作为给予人自由的天主与人的紧密联系只有在他给予的先存性和随后的拒绝、接受这两种模式中存在”。³⁵对于拉内，天主的这种超验构成仍是构成人但并不能成为

人的后天经验对象。基本上人并不能把超性作为一种对象来相遇。这也就是说人不可能出在一个超性的基本状态中，其中天主的自我通传召唤着他，而他却没有任何的回应，无论是接受或拒绝。只要人的存在，就必然伴随这样的抉择，一种不同于生活日常选择的基本的抉择。换言之，天主的自我通传也正是人的自由决断的依据所在，它让人接受天主的启示成为可能，当然人可以拒绝也可以接受。

我们可以用，拉内的一句话可以作为本段的总结：基督宗教的本质就是天主把自己给予所有的人！到这里我们从人的存在来看天主的启示，就能体会拉内所说的“我们别无选择。天主与我们同在”。

第三章 匿名基督徒

第一节 耶稣在非基督宗教

既然天主无限的自我通传是内在于每个人的存在中，但是这样的自我通传对基督宗教而言必定是通过耶稣基督来达到圆满的，可是耶稣的角色是否就一定被排斥于非基督宗教之外呢？

拉内在其文章《耶稣基督与非基督宗教》的开始问了这样的问题：如梵二文献所标示的，超性的神圣意志临在于世，人类历史的整个幅度都是包括在天主的计划中，而人类的超性存在基本状况中接受了天主的自我通传，那么这种接受的媒介是什么？如果是基督宗教所宣扬的唯一中保耶稣基督，那么其他宗教是否也有积极的意义和重要性，是否我们必须以非此即彼的方式来讨论？基督徒因着信、望、爱三超德获得救恩，是否非基督宗教并不共享这样的观念而与救恩无缘？

非基督宗教是具体存在在人类历史中，如果他们对人救恩超性存在事件没有正面的影响或者根本没有影响，那么个人的救恩就得孤立于人类历史的整个幅度，因为我们不能否认，历史中无数的人并不知晓耶稣基督，在广大的世界范围中也有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基督宗教，这些现象包含在人类历史中。拉内认为，如果坚持这样的结论，个人的救恩事件就是会孤立于社会和历史，可是这与天主自我通传的历史特性相违背。从人的历史来看，人总是社会的存在，不可能离开他的文化背景、历史环境，进而人的基本抉择也总是通过他的社会、历史生活来体现出来的。拉内指出，基于天主教神学中所主张的天主愿意所有的人都得到救恩，联系历史与文化，我们发现亚当到梅瑟之间是一个启示缺乏状态，并且在基督前人类漫长历史更是不可否认，中间各种宗教已经存在，并维系着人类的道德与伦理，乃至社会的运作。所以基督宗教不能否认这些宗教中善的因素，拉内在这一点上明确说：“一个人如果简单地构想一个没有其他宗教的世界，就没有办法说在这个世界我们可以找到天主的救恩与启示”³⁸。在他看来，只有历史与社会中构成的宗教才能成为这样的启示的肩负者，这样的启示在个人身上体现着，并在个人身上通过个中方式维系着启示，从这点来看，拉内坚决反对忽视在非基督宗教中所包含的救恩成分。

既然，拉内肯定了非基督宗教中所可能包含的救恩，当然这一点也是梵二文献也一再强调的。接下来的问题，拉内就要回答，耶稣基督，这个基督宗教中救恩的圆满是如何呈现在非基督宗教中的。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的《天主之子宪章》中说：

“信德的观念—（定义）—既然，整个的人，隶属于天主，一如受造物之隶属于自己的造主，且受造之理智，既应全然属于不受造之真理—（天主），那么，我们的理智与意志，对那启示的天主，自当有责任，以信德来表示完全的服从（Can. 1）。但公教会明认这个「人得救开始」的信德，是超性之德，而我即藉此德，在天主的默佑与恩宠的协助下，相信那由天主所启示的，是真实的；这不是因为我们，用理智的本性光亮，得知那事的内在真理，而是因为那启示（人真理的天主自己的权威，即：祂既不能受骗，又不能自误（Can. 2）。盖由（保禄）宗徒证实：（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是未见之事的确证）（希：十一，一）。

（信德适宜于理智）但为了使我们的信德，成为（我们合理的敬礼）—（服从）—（罗：十二，一），天主愿意，连同那圣神的助佑，还加上外在的，对自己启示的证据，那就是属神的事实，尤其是灵迹与预言；既然，灵迹与预言，明白地显示天主的全能及其无限的知识，那（自然）就成为启示的极确切的标志，而众人理智所理会（Can. 3—4）。为此缘故，不管是梅瑟是先知，尤其是主基督本人，都曾显过很多很显明的灵迹与预言；而我们也读过圣经论及宗徒的记载，说：“他们出去，到处宣讲，主与他们合作，并以灵迹相随，证实所传的道理”（谷：十六，廿）。圣经又记载说：“因此我认定先知的話，更为确实，对这话，你当十分留神，就如留在暗中发光的灯，直到天亮，晨星在你们心中升起的时候”（伯后：一，十九）。”

拉内认为，天主正是圣神，把超性的救恩施展在每个人身上，救恩中保存了他的启示。基督宗教的信经，明确宣认这样的神圣发子父与子（虽然东方教会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拉内所在拉丁教会是接受这个句子的），所以“永恒圣言的圣神”，“能够也必须在这种意义上被称为基督之神”³⁸。而且，与前面所主张的历史性一致，为没有受洗的人，圣神的超性恩宠也是耶稣基督的圣神。拉内说，因为天主的降生成人和十字架的牺牲是天主自我通传的终极原因，“如果我们把天主降生成人和十字架当作圣神在世界任何时间、地点通传的原因，那么此圣神就成为启示与救恩的决定性原则。而它的通传与被接纳，从其本性来讲，并不只是发生在抽象、超验的形式中。它总是通过历史的中介而产生

的”²⁹。也就是说圣神这个救恩的原则是在历史中工作，它不应该脱离具体的人类历史，而与每个历史中存在的个人息息相关，而这个圣神来自与救恩的高峰——耶稣基督，所以在人类历史中，每个人从存在上都与耶稣基督想关联。此圣神也至于在天主降生成人中自我实现，在任何地方、时代它都维系着人类中的美善或信仰，所以一切在基督宗教外的美善与信仰从开始就是耶稣基督的圣神，并通过他的圣神在信仰内体现。

第二节 “匿名基督徒”

天主的自我通传是非显题、非范畴化地体现在人身上的，并深入于每一个人的存在中。可是在实际生活中依然有无神论于有神论的区分。拉内在2个层面（超验上和范畴上，后者是和个体的认知、文化等因素有关，往往是明确地、言语上的表达）做出了分别，得出4种结果：1) 完全的信仰：在超验与范畴性上都是正面的；2) 名义上的信仰，只是在范畴性的层面上保存了信仰，在超验上拒绝了天主的通传；3) 完全的无神论，在两个层面上都拒绝；4) 在深层的存在上回复了天主的自我通传，可是因为文化、认知等范畴性层面上持否定的立场，而这类人正是他最为重视的部分。而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从耶稣基督的角色来观察，发现在拉内的思想中即使是非基督宗教却也是借着同一个精神与耶稣基督想关联。这样部分非基督徒在拉内的整个关于非基督宗教神学中就由于这个特殊的地位，取得了著名的称号：匿名基督徒。

日本的禅师曾经问拉内，是否介意称呼拉内为“匿名禅宗佛教徒”。穆斯林的学者也有同样的疑问，可见拉内的“匿名基督徒”在世界范围有着广泛的影响，特别在宗教对话的领域更是有深远的影响。要了解匿名基督徒，我们首先从拉内讨论此问题的大时代出发。当代基督宗教的处境和中世纪完全相异，欧洲不再是基督宗教的王国。即使在过去有“教会长女”之称的法国，2007年初的调查也显示，随着社会整体的变迁与世俗化，法国也不再是天主教国家。所以基督宗教面对当今社会是一个复杂而与其异质的多元社会。它要面对更多的宗教，要与非基督徒成为邻居，在社区、国家的层面进行合作。对于天主教徒而言，他们生活所涉及的范围也就不再是与“天主教”同质的了。事实上，在新大陆发现前那种基本上单个国家或文化区域独立而与其他地区无关的发展途径已经不复存在，无论东方与西方都已经融合到一条历史的发展线索中。天主教也同样进入到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中，面对儒家、佛教等等宗教与哲学思潮，在历史的大背景下，这些宗教与哲学不是与天主教全然无关，而正对天主

教产生尖刻的挑战，天主教必须面对做为世界上另一部分人的生活基础宗教或者哲学。如此的现实必须需要去反省，而不实闭门称雄。新大陆发现后，许多天主教的神学家致力于如此的反省，特别是远渡重洋来到东方的耶稣会会士。拉内所处的时代更是一个多元的时代，正是在这样一种基督宗教的处境中他反省基督宗教与其他宗教，而形成了著名的“匿名基督徒”。

对于匿名基督徒概念的理解，拉内认为，匿名基督徒的概念与教会训导不相违背。拉内引用盎博罗修、愿洗等教会的历史传统为匿名基督徒做诠释与论证。“这在我们第一部分有了简单的回顾。他不否认，两个词组合在一起而成的概念总可能会产生一些理解上的模糊性。所谓匿名基督徒，这个“匿名”形容词，对名词“基督徒”产生了修正的作用，正如“原罪”中“罪”的含义和“本罪”中“罪的含义是不同的。所以匿名基督徒中，“基督徒”的含义与我们平常所说的基督徒也有着不同，这里的所要表达的不是通过信仰的宣认，加入有形教会的人。与此不同，匿名基督徒就是指：“一个可能已经具有圣化恩宠，也就是可能已经成义，做为天主的孩子，天国的继承者，即使在明确的信仰的宣认与受洗前，积极地为恩宠所带领到超本性与永恒的救恩”。所以匿名基督徒重要的部分就是哪怕在受洗前，天主的宽恕以及让人分享他内在圆满的救恩。”

可以说，拉内的原则就是基督信仰的必要性和天主愿意所有人都得救，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教会的成员；需要重申的是，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抽象得救之逻辑的可能性，而是具体的历史。他认为教会成员不只是从领洗、完全接受信仰、明任教会的首领，直到成圣这样的“上升”的顺序，也可以是降序，也就是从受洗、明确信仰到匿名基督徒一即使自己不能清楚地意识到。“在对恩宠的论述中，我们指出作为天主对受造物的自我通传，就假定了有限存有对无限存有的绝对开放，这种存有，拉内称之为“精神”（spirit）。精神指明了“那先于且超越了每个能被认知和理解的单独事物的非物质存有，那样为无限奥秘所开放的开放性必然是真实与可能的”。更进一步说人不仅有这种聆听来自天主的能力，而且更积极地期待。

在耶稣与非基督宗教的关系的阐述中，我们看到拉内从天主降生成人的角度来解决耶稣与非基督宗教的关系。简单说，天主降生成人也意味着当天主要向人通传自我时就须通过人的形态。从人的这一方面来看，当他要实现自我的时候他就把自己交付于不可理解的天主的奥迹，“天主的降生成人是人的完成的

唯一的最高典范”⁴⁶。拉内认为，天主降生成人与赐予人的恩宠是天主自我通传的两个基本模式。因此，每个人都有经验天主的机会。在与别人的对话中，有人曾经问他，“我从没有经验过天主”，但是拉内的回答是，“我不相信；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讲法，可能，你没有那种准确的‘天主’的那种称号的经验。但是，你必定已经或正在经验天主，而我确信这对每个人都是真实有效的”⁴⁵。

这种经验中的绝对存有对人并不是一种外在的规范，这样的在基督内达到高峰的自我通传无疑构成了创造的目的，甚至在人的自由答复前，这种天主的自我通传已经深深地被印在本性中，这个也就是我们上文说的超性存在基本状况⁴⁶。人对此的拒绝就是带来自我内的矛盾。这意味着“当人经验他的超验经历时，无论是多么隐蔽与不可理解，他的无限开放总已经是经验了天主的恩宠，即使这样的经验不必然表现为严格意义上的“恩宠那样明显的超性召唤，但是也经历了实质”⁴⁷。也就是说每个人多少总以各种方式经验天主的自我通传的本质，虽然可能这种体验是很明显也可能是很隐蔽的，不过经验的总是一个实质。所以当人完全地接受自己的时候，他也就接受了这种启示。因此拉内在定义中特别强调了“即使未受洗”。在明确地经由洗礼等公开表达接受基督信仰，这种对启示的接受也可以表现在“一个人接受与生活中每天日常的任务，在耐心的宁静中，和在致力于物质的任务以及为照顾他人的付出中”⁴⁸。

我们在上文说过，在耶稣会会祖圣依纳爵影响下拉内更倾向董思高所主张的所有的人类都是一个天主的创造，而基督是创造的最高峰。“通过天主圣言，我们知道天主居于我们本性的深处，而这也并不只是我们内无限事物反省而做的比喻，它是字面真理的表达”⁴⁹。耶稣是人性被召叫的典范，天主临在于世的象征。他认为，天主降生成人在这里被看作是创造的最完美与最高峰。在恩宠与天主的结合，完全为基督所实现，基督成为了天主救恩带给人类的中保。并且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完成了人的存在结构。拉内说“圣言的降生成人（我们必须坚持它是一个本质性的历史的世界中一个历史性、唯一的事件）表现为作为整体的创造的运动的明确的目标，与之相关的就是一切先在的事物都是为他做准备的”⁵⁰。作为人类的目标，基督成为所有的超越与救恩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完全的救恩的获得总是依靠耶稣基督。

同时，拉内也让我们注意到人类是所有的造物中唯一的具有自由意志的造物，他能用自由意志来接受或者拒绝天主。当人与自由意志来拥抱天主之爱

的时候，他的创造的目的就在世界中完全显现出来。拉内认为，当人超越自我时候，在爱中，在认知中，这些人类的存在经验中发现我们的存在中有无限的空间等待我们去发现，当这个时候，人走出自我，在其真实的存在中体验到向外无限的可能性时候，他就向绝对的存有开放。所以对拉内而言，“没有在一种人类的生活中与天主的相遇是不发生的，至少是以匿名的、非显题性的方式”。其次，正是在这种对救恩的回应中人才实现了自我。这样的回应既不是一种以外加于人性的选择，也不是律令式的来自天主的命令。然而，正如我们在上文的分析，恩宠是深深地印在创造之中的。

拉内主张，在人的存在中扎根的天主的普遍召叫就是天主的救恩，当人在存在中对天主开放，答复存在中的召叫的时候，就把自己向天主的救恩开放了。他说到，“这种可能性（即普遍性的超性救恩）必定是真实地给予每个人的。这意味着所有人通过人类历史自由地实现他们的存在”⁵¹。在拉内看来，这种实现的过程并不局限在精神性的发展，而是整个人的圆满，潜藏在存在中的实现，所以如此的圆满是在历史性的具体的存在点上来看的。对先验的存在本性中对天主肯定“是”的个人的成长就是对个人人性圆满的肯定回答，这也就是对天主与他救恩的回答。“天主的自我通传必有一个永恒的开端，并且这个开端保证它的发生”⁵²只有当天主的自我通传与完美的人的答复相遇才成为最真切的现实。在历史中，天主的自我通传最彻底的事件莫过于是耶稣基督，至少对基督徒是如此。基督徒在纳匝勒的耶稣身上找到完美的人类的实现，天主在他的生活中来到这个世界。从他人性来看，耶稣是一位完全向天主奥秘敞开的那一位，人性中天主的召叫在他身上得到肯定的实现，在他身上人类看见了在自己那里常常隐秘经验的明确表达。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身上，人类见到了真正本性的启示。

当然，在拉内的理论中，匿名基督徒来自于天主的自我通传，因此与其一致，通过匿名基督徒所理解到的救恩是先于任何的宗教范畴的。也因此，天主白白的恩赐就不是单单局限在基督徒。从先验与救恩的角度来看，在人类历史中处处可以发现他们的存在，因为天主是恩宠中的真实的自我通传，所以救恩史、启示史与世界的历史、人类的精神世界，与宗教的历史都是并存的。在每一个世界宗教或其他伟大的传统中，都可以发现这样的一刻，就是人们自我意识性地意识到天主的临在，并在表现他们各自不同的信仰中，表达出非显题性的先验的状态。当一个非基督信仰的人在某一个时刻表达与天主的经验，他就隐含地体验了在基督内真理。另一方面，当他们在各自的信仰体验中经验到灵

性的成长，这就无疑是救恩的构成部分，也就是在各自的宗教中以特殊的方式与基督相遇，他们在自己的宗教中体验到了天主奥迹的实质。正如基督构成基督信仰的救恩，基督在这样的体验中也构成所有人的救恩。可以说，在其他宗教中完全的救赎（解脱）的形象对于拉内都是耶稣基督这个圆满救恩的标记，或者说他们以各种方式指向基督。因此，尽管人类与天主的关系之表达是多种形式的，但是其本质都是通过耶稣基督到达天主的。人与天主的关系在根本上一样，因为都是依赖于天主的降生成人，圣言成了血肉，他的圣死与复活。他的结论也就是所有的人只要向天主的救恩开放，就取得了基督宗教意义上经由基督的天主的绝对自我通传。

拉内说也指出，如果说每个人无论他接受恩宠与否，都是匿名基督徒是错误的。为此必须要做出一定的区分。任何人在他基本的抉择中否认、拒绝自己本身中超性的状况，自己具体的存在，那他就不能被称为“匿名基督徒”。相反，无论谁不压制本身存在中就有的对天主奥迹的趋向，而让它自由地在身上发展，拉内就肯定这样的人就是在基督内的圣父恩宠的引导下了。任何这样为恩宠所带领的人就是“匿名基督徒”了。⁶³这里，关键不在于是以何种方式来答复，而是让存在中就具有的超性趋向发展，对这样超性明确地接受。而且，拉内认为匿名基督徒所包含的隐蔽状态，却也指向人的这种倾向的实现，这种倾向并不会满足于匿名的隐蔽状态。相反，他朝向更明确、更完美的表达，朝向起最后的实现。在一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下，比如在一个全然没有基督宗教存在的社会，或者就是在耶稣诞生前，阻碍了让这种完全清晰的表达成为可能。可是关键就在于一旦到“明确的新的更高的阶段呈现的时候”就是最终完全接受教会成员的时刻。这个就是两者间关键的区别。

在这方面拉内也处理传教与匿名基督徒的紧张关系。耶稣给予门徒像普世传扬福音的命令，可是既然非基督徒也是匿名基督徒，这样的传教是否不是必须的呢？他认为，只有信仰的恩宠才是信仰传递的前提条件。但是如果设想只有在现实中亲自听到福音的传播那一刻才是信仰的恩宠被给予的时刻，这样的理解过于神秘化。⁶⁴产生救恩的恩宠在逻辑和时间上先于标记恩宠的圣事之前（圣事就是无形恩宠的有形标记，这个是天主教圣事论的经典定义）。但是因为内在与恩宠的趋向需要可见的圣事或教会的向度来实现。拉内引用伯多禄为科尔乃略的付洗的记载，因为保禄坚持科尔乃略必须受洗，原因在于他已经领受了圣神。恩宠达到概念的客体化状态（state of conceptual objectification）在信仰的传播中，并且先于传播而成为其条件。所以，信仰

的传播不是冗余了行为，因为恩宠是宣教的前提和内容。正因为恩宠先于宣教，恩宠也要求自我的向外表达。进入匿名基督徒的层面，匿名基督徒也并不导致明确信仰的基督徒这样行为成为多余。如果一个人清楚地意识到他是谁，并且知道在自由中他要成为如何的自我，那么他达到自我本根性存在的可能性远大于那些在此上实现过程中内在无意识的人。因此摆脱匿名状态才是一个更圆满的道路。拉内打了一个比方，没有一个父亲会因为孩子已经具备起码的能力而不给予孩子更好锻炼生存能力的机会。所以，爱是寻求成全。运用在传教上，把福音更完美地传递给他人才是对天主和邻人爱的完美实现。

拉内也曾特别指出，这样的名词不能被误认为是挽救日益在西方世界被日益边缘化的基督宗教的努力，不是通过理论设想把更多的人纳入到基督徒的范围中，相反他认为，把一切美善的事物间接或直接与基督宗教相关联，是给予基督徒更多的动力。基督徒应该去发现他们周围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全然黑暗的世界，非基督徒也不是等待拯救的那群野蛮人，天主的恩宠已然充满在世界，他的召唤深入在每个人的存在中，这样图景中，基督徒更应该有信心展开与其他宗教的对话，进一步把救恩带入生活。

总之，在匿名基督徒的论述中，拉内联系了神学与（天主教神学中对人的理解的）人类学，通过耶稣基督具体的位格的必要性联系到所有人的存在基本状态。在每个人的存在深处都有天主的召唤，而这种召唤必定是与基督的圆满相关联。而只有人明确通过耶稣基督接受天主的召叫，天主的自我通传才是完满得到回复，不然始终只是一种可能性的不完美状态。

第四章 关于对匿名基督徒的评估

拉内的匿名基督徒做为对世界多种宗教并存的神学回应与反省，无疑与其他简单的排斥论有着距离。它以更开放的态度让生活在当今世界的基督徒去肯定其他宗教中美善的因素，并在能达到的共同点上追求各种宗教间的一致性。当今这个世界宗教间的对立在某些范围依然存在，甚至成为了国家、种族间冲突的部分原因。在9-11事件后，“文明冲突论”再起，许多人把宗教视为文明冲突的表现。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以及布什的新十字军的言论都引发、增加了基督教与伊斯兰世界的对立。这些都证明把自己的观点做为真理而排斥他人，视之为邪恶的代表的思想是对立与动荡的根源。拉内的匿名基督徒的思想的确让人们以更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他人，去与别人交谈，发现世界中一切的美善，因为对基督徒而言世界源于天主的创造。

其实，当我们返回基督宗教的根源，也发现对立、敌对思想与新约中耶稣的形象也是不相符合的。而且，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回顾了天主教神学对“教会之外无救赎”的理解与诠释的历史，撰写这一部分的目的就是想显示，拉内的匿名基督徒并不是无源之水，而是站在前代神学家的肩膀上向前的推进与发展。我们这里再一次回到文章的第一部分，这样的继承与发展可以明显地看到。在教父神学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殉道者尤斯廷努斯(Justin)，他特别突出圣言的角色。对于他圣言(logos)更多是表达理性，而这个圣言、理性即使在基督降生前就存在，它与创世是紧密相连的。所以，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只要他们过的是正值的生活，他们就已经在生活中分享了这个圣言，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基督徒了。在这里，所有的人，即使根本不知道耶稣基督，却也都通过圣言，圣言在起初就与每个人的善良、正值相关联。而拉内的匿名基督徒的论述从恩宠位际性地临在于人，在人的存在结构中就存在，而不是后天的获得的能力，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延续性了。我在这里还想特别列举一个教会在852年5月在孟士城加里削别墅中召开的一次会议。这个会议在教会历史上当然不嫩能够与尼西亚这样的大公会议相比，但是在经历了教会在自由意志、恩宠的争论后，会议得出的结论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得救援，但全能的天主，愿意所有的人一个也没有例外，都得救援。（弟：前二，四）；而得救的人，是由于天主救人的恩赐。

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没有一个人，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祂所取在祂内的人性，在过去并不存在，而祂所受的苦难，是为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人们都有益处，但事实上，却不是所有的人，都获得祂苦难奥迹的救赎。而所有不获祂苦难奥迹救赎的人们，都不是因为祂的赎价，不够伟大，不够丰富所致，而是因为他们缺乏信德，不“以爱德行事的信德”（迦：五，六）去信仰基督的缘故。固然，祂用我们的软弱与天主的德能所饮的人类救援杯爵——（即基督所受的苦难）——本身而论，尽足使所有的人得益——得救；但人若不饮此爵，那就不会得救了。⁵⁶

这个会议的训导中强调了天主愿意每个人都得到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为每一个人的牺牲，可是训导中也肯定不是每个人在现实中都必定能得到天主的救恩。正是人类有着自由意志，他可以拒绝这样的恩宠的邀请。训导中做了一个美丽的比喻，救恩就是一个杯爵，人有完全的自由或拿起来杯子喝下这个酒，接受救恩；或拒绝这个杯爵，那救恩就与他无源。可是救恩有如这个杯子，是一直存在在那里，永远邀请人们来赴此羔羊的喜筵的。在拉内那里，他天主的自我通传不就是这里所言的杯爵吗？他在每个人的存在中位际性地临在，召唤每个人来回复他。拉内也肯定人的自由意志，他所强调的只有人回复了天主的自我通传的事件，他才彻底完成了他的本性中的趋向，达到圆满的实现。延续教会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持相似观点的神学家或者教会当局的训导，比如多玛斯—阿奎纳，在他那里人类本性与超性的历史本来就是合一的，都指向荣福直观，而非绝对的分离。当然，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所回顾的愿洗的神学概念更是与拉内的匿名基督徒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式从这个神学历史的角度来看拉内的非基督宗教神学，我们可以发现他是如此精密地与天主教的神学历史相联系，他们展现的是一幅教会寻求对启示更多更深入了解的图景，当然更是一种向人类的理智开放的传统，因为对天主教神学家而言，人类毕竟源于全能美善的天主的创造。

但是我们是否也能发现拉内这个关于非基督宗教的神学的体系的不足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首先，虽然从基督宗教神学的角度来看很少有人怀疑福音为恩宠做好了铺垫，可是拉内无法解决每个人都必然聆听这个福音的困境。拉内试图从本体论的角度来切入，展开天、人关系的论述。在这样一个“事件”中呈现的天、人关系有一些模糊。因为在基督宗教的神学中，天主在创造中藉由圣言（logos）创造世界，而这个世界却并不必然听从或者理解这圣言，这一点

在福音中多次提及。在这种天人关系中，天主能把自己表达出来，可是他人能否回应就需要表达主体在自我通传中有一种让他者回应的力量。在拉内那里人类先天的能力好像是一把有待开启的锁，而这个锁并不必然是能够被开启。如果我们考虑到保禄在《致罗马人书》中所说的“福音正是天主的德能，为使一切有信仰的人获得救恩”（罗 1: 16），天主的自我通传是否更应该具有一种强烈自我表达的德能，而不仅仅是钥匙与锁那样去对应人的先验存在？

其次，诚然拉内在恩宠问题上改变了中世纪从安瑟莫开始的一种传统，即恩宠好像是从天主身上转移到人，成为人所拥有的一种东西。拉内从一种崭新的停留或者说天主位际性临在的角度来看待恩宠。这样的恩宠观无疑取代了传统神学中二元对立的区分，比如教会与世界、哲学与神学、神圣礼仪与日常生活，无疑这样的恩宠之路也开启了一条与其他传统对话的神学基础。可是在拉内从先验角度来探询天主的恩宠与自我通传，也面临了一种困境：由于他追求的是先验的可能性，所以匿名基督徒的概念始终缺乏一个历史的向度，在忽视各种宗教差异的同时，他用一种抽象的先验性来简化了历史中的多样与复杂性。其实，这里所面临的困境很自然神学中对天主存在的论证所要面对的困境很类似。海德格尔曾经说过，对天主存在的证明可以在逻辑上无懈可击，可是却依然不能证明什么。因为这样的逻辑论证脱离了真理的语境。这个原因在于当人们要寻求对世界的解释的时候，往往认为自己超越了所经验性地看到的一切，可是事实上人们是忽视了世界上的许多观察到的东西。依照这样的分析，在体系化的无神论出现之前，基督宗教中那些脱离生活的经验与基督宗教本身的经验来论证天主的存在的护教学说，他们已经在制造自我的偶像，并不自觉地在偶像中产生自我的否定。换言之，每一个如此的论证事实上只能导致新的概念，它仍然需要把概念等同于那真实的天主。在自然神学中积极使用的概念与论证无非在无神论中得到一种消极的使用。无论如何，即使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截然相反的，可两者的共同点又是很明显的，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前提，人类的存在可能从概念上去理解天主，从而在概念中去建构那被称为是“天主”的东西，并在这样的基础上或维护它，或摧毁它。因此，有的学者追溯无神论的起源到 17 世纪的天主教神学家，这些神学家的共同特征就是在任何内部的宗教与道德体验之外来证明天主的存在，所有“天主之死”是这两百多年自然神学的必然后果，通过外在与宗教，宣称客观中性立场的论证，他们其实是在无形中制造了自我的否定。所以从这样的历史来看无神论是这样的神学的必然产物。从历史的语境中出发，指出多玛斯·阿奎纳从未企图要去证明天主的存在，而是在与亚里士多德的对话中，对“天主”这个词给以圣经来源之外

的说明与确认。他也要为了让他的年轻的神学生读者认识到他们将来所要宣扬的天主的启示与他们过去在宇宙论、物理学中运用的人类理智认知原则是有一定联系的。多玛斯那我们不能完全认识天主之所是的观点是大家所熟知的，但是他也主张人类能从天主的创造工作中部分地认识他。在这样的坚持中，我们不得不认为对于多玛斯，人类能观察到的一切，星辰、月亮、石头、动物乃至日落与日出都在他的思考中，更何况中世纪那虔敬的社会氛围，那包围整个基督宗教社会的圣咏与礼仪。直到今天，天主教的圣体降福礼仪中都还在唱多玛斯那著名的圣体赞歌最后两节（Tantum Ergo）。从这样的分析来看，任何对神学的探究不能把宗教的经验悬置起来。从相反途径展开讨论天主就只会产生新的偶像，那绝对不是基督宗教的天主。

回到拉内的观点，我们就可以发现，他先验地给非基督徒以“匿名基督徒”的称号，从基督宗教来看是否大大地忽略了成为基督徒所包含的那种宗教经验，而从其他宗教的角度来看忽视他们的具体历史与传统与区分是否会产生问题？如果不忽视这些区分，他们能否这样简单被冠以基督徒的名称呢？基督徒本质上并不是简单一种称号，更牵涉种种宗教体验、历史的传承，缺乏后面这些因素，就像天主存在论证所导致的在概念中打转，而创造自我的偶像，谈论的不是基督宗教意义上的天主，抽象地说匿名基督徒就可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除却开辟一个开放的心态去面对其他宗教传统，其真正的价值在哪里？正如我们在上文提到的日本禅师，他很容易就反问基督徒，是否接受匿名佛教徒，忽视宗教具体的历史与经验后我们可以创造很多类似的概念，可是我们也需要反问基督宗教的来源与恩宠的救恩与佛教的最终境界涅槃能否在这些简单的抽象名词上达到一致？所以，匿名基督徒这样的名词产生了这样的一种危险，离开具体的基督徒生活所创造的名词一厢情愿地把其他宗教放到这样的概念中，同时也忽视其他宗教的传统、体验与历史脉络。基督徒必须承认这个世界中无数宗教中的差异，而匿名基督徒的不足也就是在于无法反映他人的生活经验。

节语

以上我们分别是教会的神学历史和拉内的哲学基础、神学架构来讨论了他的非基督宗教神学观。我们可以发现他对非基督徒得救的开放在教会的传统中也是有迹可寻，在这样一条历史的长河中，拉内站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他自己的先验进路。从而肯定了非基督宗教中的真与善。当然，正如每个思想家都有不能为他人所认可的假设与方法，在我看来，拉内的先验道路的不足在于忽视了宗教中活生生的信仰体验与传承，使得“匿名基督徒”很容易被视为只是一个人造的概念而已。当然，这并不妨碍拉内成为宗教对话上最著名的神学家，他的观点为大家所常引用，他对宗教间和谐的贡献也为人们所广泛认可。或许，神学历史就是在前人的基础，根据信仰的体验不断地往前走。

参考文献：

- [1] 拉纳著，朱雁冰译，《圣言的倾听者(论一种宗教哲学的基础)》[M]，北京：三联书店
- [2] 辅仁神学著作编译会，神学词语汇编[M]，台北：光启出版社，2005
- [3] 赵建敏主编，天主教研究论集（第三辑）[J]，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 [4] H. Denzinger et A. Schonmetzer, *Enchiridion Symbolorum Definiyionum et Declarationum de Rebus Fidei et Morum*[M], ed. 32, Barcelona: Herder, 1967
- [5] Cardinal Mercier, *Manual of Modern Scholastic Philosophy*[M], Vol. 1,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917
- [6] K. Rahner, "Jesus Christ in the Non-Christian Religions",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M] Vol. XVII,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1981
- [7] K. Rahner, "Anonymous Christianity and the Missionary Task of the Church",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M], Vol. XII,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1974
- [8] K. Rahner, "Anonymous Christians",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M], Vol. VI,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1969
- [9] K. Rahner, "Christianity and the Non-Christian Religions",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M], Vol. V,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1966
- [10] K. Rahner, "Nature and Grace",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M], Vol. IV,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1966
- [11] K. Rahner, *On prayer*, New York[M], Paulist Press, 1986
- [12] K. Rahner, *Prayers for a Lifetime*[M], New York: Crossroad, 1984
- [13] K. Rahner,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 Faith*[M],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1978
- [14] J. Riches(ed.), *The Analogy of Beauty*[M], Edinburgh: T.&T. Clark Ltd., 1986
- [15] J. Stevenson, *A New Eusebius: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to A.D.337*[M], SPCK Publishing, 1987

[16] Francis A. Sullivan, *Salvation outside Church? Tracing the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response*[M], Geoffrey Chapman, 1992

[17] D. Marmion and M. E. Hines, "Method in theolog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rl Rahne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¹ H. Denzinger et A. Schonmetzer, *Enchiridion Symbolorum Definiyionum et Declarationum de Redus Fidei et Morum*, ed. 32, Barcelona , Herder, 1967: No.1501
中文书名《教会训导文集》，下文用其通行简称 DS 来代表。中文翻译来自：
<http://archive.hsscol.org.hk/Archive/reference/booklist.php?book=DS>

² DS 3011

³ J. Stevenson, *A New Eusebius: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to A.D.337*, SPCK Publishing, 1987: 60-61

⁴ DS870,875

⁵ Francis A. Sullivan, *Salvation outside Church? Tracing the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response*, Geoffrey Chapman,1992: 93

⁶ DS 3870

⁷ Francis A. Sullivan: 147

⁸ *Ibid.* 155

⁹ K. Rahner, *Prayers for a Lifetime*, New York: Crossroad,1984: 3

¹⁰ Cardinal Mercier *Manual of Modern Scholastic Philosophy*, Vol. 1, London: Kegan Paul,Trench,Trubner &Co.,LTD,1917:443

¹¹ 拉纳著，朱雁冰译，《圣言的倾听者(论一种宗教哲学的基础)》，北京，三联书店：63

¹² 见 D. Marmion and M. E. Hines, "Method in theolog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rl Rahn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¹³ *圣言的倾听者(论一种宗教哲学的基础)*：66

¹⁴ 同上：65

¹⁵ 同上：67

¹⁶ 同上：72

¹⁷ "Christolog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rl Rahner*

¹⁸ K. Rahner, "Nature and Grace",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 Vol. IV,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1966: 166

¹⁹ 同上

²⁰ Fergus Kerr 著，张玉贵译，法国神学家孔格和吕巴克 [C] 赵建敏主编，天主教研究论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89

²¹ *Nature and Grace*:173

²² 辅仁神学著作编译会，*神学词语汇编*，台北，光启出版社，2005：相关条目

²³ *Nature and Grace*: 175

²⁴ *神学词语汇编*：相关条目

²⁵ K. Rahner,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 Faith*,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1978: 121

²⁶ 参考"Experience Grace",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rl Rahner*

²⁷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 Faith*: 116

²⁸ 同上：117

-
- ²⁹ 同上: 120
- ³⁰ 同上: 121
- ³¹ 同上
- ³² 同上: 127
- ³³ 同上: 131
- ³⁴ 参考同上: 132
- ³⁵ 同上: 128
- ³⁶ K. Rahner, "Jesus Christ in the Non-Christian Religions",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 Vol. XVII,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1981: 42
- ³⁷ DS3008, 3009
- ³⁸ Jesus Christ in the Non-Christian Religions:44
- ³⁹ 同上: 46
- ⁴⁰ 参考 K. Rahner, "Anonymous Christianity and the Missionary Task of the Church",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 Vol. XII,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1974: 166-167
- ⁴¹ 同上: 165
- ⁴² K. Rahner, "Anonymous Christians",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 Vol. VI,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1969: 391
- ⁴³ 同上: 392
- ⁴⁴ 同上: 393
- ⁴⁵ "Experience Grace",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rl Rahner*
- ⁴⁶ Anonymous Christians:394
- ⁴⁷ 同上
- ⁴⁸ 同上
- ⁴⁹ K. Rahner, *On prayer*,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86:28
- ⁵⁰ K. Rahner, "current problem in Christology",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 Vol. I,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1965: 165
- ⁵¹ "Experience Grace",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rl Rahner*
- ⁵²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 Faith*:193
- ⁵³ Anonymous Christians:395
- ⁵⁴ 参考 Anonymous Christianity and the Missionary Task of the Church:170
- ⁵⁵ DS622-624